
明史

明史卷三百十七　　　　　　　　列傳一百六十八

陸樹聲　丁士美　周子義
羅萬化　黃鳳翔　劉元震
盛訥　子以弘　余繼登　馮琦
馮夢禎　郭正域　唐文獻　楊道賓
劉曰寧　黃輝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少業農暇即讀書請於父願得從師遂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嚴嵩欲于見樹聲抗直無加禮不悅座主張治令謁嵩樹聲不得已入謁一

拼而出三十一年請急歸旋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春坊不赴四十四年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勅學規著教條十二以厲諸生召為吏部右侍郎引疾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力辭不得乃始赴闕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遷要職所司必首舉樹聲惟恐其不至及是張居正當國以得致樹聲為重亟用後進禮先謁樹聲對之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客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為正席

樹聲雅好靜不以世務攖懷及當官則表正條屬謝
絕請寄部事幷井莫敢欺迨北要增歲幣兵部將許
之樹聲力爭卒不能奪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
章省奏牘慎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別
忠邪詔皆嘉納明年萬曆改元中官不樂樹聲委宜
璫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趣至則曹司常事耳樹
聲知其意遂疏乞休懇慰留不允居正語其弟樹德
曰朝廷行相平泉矣盍少需之平泉者樹聲自號也
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
在位貴行其志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

歸朝陳時政十事凡勤學修身政令士風邦本財用宗藩邊防漕河郊廟皆懇懇爲帝言之且乞用內侍以給掃除而倒持旁落之漸不可不防使外戚以示眷異而非分無厭之求不可不節語多規切時嫉居正見之意不懌調旨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別樹幟直臥床見之曰老病負公推轂問誰可代者則舉萬士和林燫明日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幟端介恬雅倫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周旋兩權相間雖落落不與合皆知其和平無猜亦不甚忤也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

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已給廩隸加太子少保再遣使存問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誡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彥章官至南京刑部侍郎亦以節槩聞

丁士美字邦彥淮安清河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柄國者慕其才欲與為姻士美辭焉歷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隆慶五年以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尋兗日講官復掌翰林院萬曆元年兼經筵講官帝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之俄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改

吏部進左侍郎直講如故士美謹厚不露康鍔居官絕餽遺與人處退然若無能意所不可輒毅然見辭色以父老屢請終養不許居常鬱鬱曰惡有為人子不獲養其親者及聞父訃深自咎責不可以為人遂哀毀成疾居家二年卒同時館閣著聲者諸大綬田一儁孫繼皐大綬字端甫浙江山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三年秩滿當受封故事為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父母大綬出後叔父疏請以己恩命貤封所生自是為永制後居本生父母喪衰絰蔬水三年隆慶初進諭德充日講官以侍讀學士掌院事

直講如故每進講必先夕齋戒期以至誠悟主於納忠鯁屏訣佞尤致意焉穆宗常改容傾聽五年擢禮部右侍郎神宗嗣位改吏部尋卒官大綬雅有操行既登第書王文正志不在溫飽語以自警蓋終身無愧其言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張居正將廷杖吳中行等一儁偕同官趙志皋張位于慎行張一桂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俱具疏救格不入乃從學士王錫爵指居正第求解一儁數陳大義詞獨峻居正心嗛之既而志皋等皆逐一儁以先請告歸獲免久之居正

敗起故官復引疾歸再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還
國子祭酒敬士有矩矱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敬
習庶吉士尋改掌翰林院辭疾歸未行卒一儁疑身
嚴浚洎自甘沒無處於繼臯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
年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遷左
時孫丕揚為尚書與繼臯同心共事銓政為清選書
稱南北孫已丕揚歸遂署部事仁聖太后梓宮即葬
帝稱疾不送繼臯上疏諫帝怒抵之地未幾給事中
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紊亂銓政並及繼臯
繼臯疏辨且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引咎者皆慰

留獨繼皋得命致仕居家十餘年卒四人皆贈禮部
尚書士美謚文恪大綬謚文懿
周子義字以方無錫人久困諸生益研窮經術及濂
洛諸儒之說學日以邃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庶
吉士歷國子祭酒訓士暇輒兀坐未嘗造執政門諸
生餐錢乏或滿歲不得給子義慎稽覈吏無所施奸
三年積贏金累千諸生皆得贍以其餘治廨舍不煩
有司歷禮部左右侍郎尋改吏部掌詹事府遘疾累
疏乞休不許卒於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子炳謨字
仲覲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天啓中歷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時將修光宗實錄葉向高以炳謨與董其昌張鼐有史才屬各為一書炳謨所載神宗時儲位危隱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書成向高稱善言于熹宗而用之時魏忠賢初用事既鎮撫許顯純顯純者炳謨主武闈所舉也忠賢屬招炳謨將置之政地炳謨正色拒之尋乞假歸後御史石三畏劾炳謨所撰實錄失真忠賢矯旨燬之命詞臣更修而落炳謨職炳謨已前卒矣崇禎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安炳謨所撰實錄雖燬其副本猶存後文震孟許士柔駮後錄之謬請用炳謨前錄竟為溫體仁

王應熊所阻不及是正

羅萬化字一甫浙江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萬曆初與修世宗實錄成進侍讀張居正喪萬化屬客招之不應居正家奴尤七建寺都城私請為記怒不予萬化當分校會試居正子懋修預請試題又不答坐是積忤居正久不調居正沒始以右諭德直經筵遷南京祭酒累官禮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御史陳登雲據風聞劾之萬化疏辯且乞罷帝為切責登雲未幾改理部事三王並封諭下萬化率僚屬力爭言祖訓立嫡不立庶以有嫡有庶耳非待嫡之謂

也令中宮祺兆未彰皇長子春齡日茂乃援立嫡之經暫從封國之典使觀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備員禮官死不敢奉詔未報復諸王錫爵等爭之會廷臣多諫者事獲寢又明年日本封貢議起或請勘使與封使並行萬化奏曰東事本計固專修備禦第經略已許其封而詔旨亦云許封不許貢令遂示決絕倭必恥且怨而致毒于朝鮮故不得已而言封亦一時權宜也若令二使並出則我以封款倭倭以兵邀封城下之盟何異焉茲聞小西飛奉表入京宜降勅諭令該司宣示視其受約與否誠詐立見矣帝以降勅

事重格不從兩使亦不果遣西華門哭跪請徵樂臧勝寡欲蒸和親郊廟祭勤御朝講塞僥倖之賞開衆正之途帝報聞先是吏部尚書孫鑨罷政府欲以萬化代給事中朱爵謂趙志皋張位以同年故私萬化力爭之爵雖被詰責調外而萬化亦竟不遷既而志皋等復欲推萬化入閣給事中王嘉謨遂摭他事論列文選郎顧憲成亦忌之志皋不平吏部乃強列萬化名帝卒用陳於陛沈一貫萬化不久亦謝病去卒於途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萬化立朝守正居鄉亦以厚德聞

黄鳳翔字鳴周晋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教習内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為鑒戒者令誦習之世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曆五年張居正奪情事起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于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弗少顧及居正二子與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鄉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往累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十六年起補北監時方校刻十三經註疏因言須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所以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所以緝熙聖學

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
勤屬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
之當早建預教疏入報聞明年擢禮部右侍郎直講
經筵是時朝講臨御甚簡鳳翔憂之又明年洮河告
警抗疏言當多事之秋陛下誠宜憂勤惕厲屏游宴
躬親政事以寶圖安攘令天下承平久矣一旦有變
戎伍空虛帑藏匱乏環顧中外文武一無足恃良可
隱憂為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
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薛元標直
聲勁節業受上知頃銓司特擬召用而聖意頓改其

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縣如法亦擬量移而章疏中寢竊恐士氣日摧言路日塞乎居祇懷祿養交疏難孰肯捐軀為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邊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為用兵養士之資前史書之以為美談今戶部歲進二十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謂實內藏耶富有四海奈何自營私蓄謂供賞賚耶錙銖取之不宜泥沙用之也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以及遠方梵剎之供奉歲時齋醮之祈禳何一非滋糜內帑與其要福于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于孑遺之赤子帝不能用時

廷臣爭請建儲久未得命至冬帝諭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於是鳳翔與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其宣露俱奪俸而意復中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去二十年起左侍郎明年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未幾復以養親歸二十二年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不赴久之母卒遂絕意仕進鳳翔接人平恕而持身特端嚴讀書外無他嗜天啓初賜謚文簡

劉元震字元東任丘人父劬進士河南僉事元震舉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庶子充日講官

進國子祭酒簡求諸生課其勤惰教之教行經籍非
布在學宮者弗聽肄時諸生多以貲進而歲貢又皆
遲暮疏請做弘治隆慶間例常貢外間行選貢之法
簡才雋以升而監中特置旌善紀過二簿用示懲勸
報可時較刊詩經注疏呈進因言臣觀詩三百篇中
有大本三讀關雎麟趾諸篇知修身正家緜賢裕後
為安定邦國之本讀鴻雁庭燎諸篇知惠下安民勵
精勤治為繫屬人心之本讀昊天成命敬之諸篇知
不敢康寧夙夜宥密學有緝熙為格天凝命長治久
安之本願陛下清燕之暇時垂省覽持此三本以慮

萬幾必有慄然悟銳然興者帝襃納之已請豫教皇
長子歷南京禮吏二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召為禮部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尋改吏部兼官
如故復改掌詹事府為日講官三殿災疏言儲位久
虛譴告迭至亟宜懋建元子和協天人臣所掌之官
實為青宮而設敢以職諫不報故事詞臣官侍郎無
九載不進秩者閣臣趙志皐等屢為元震請帝終不
許元震亦未嘗敢望帝雖不御講筵與同官撰次講
義進之宮中不少懈以養親歸元震性至孝宦遊三
十年得父母書必南向頓首而後啓既歸廷推內閣

尚書每首及之而言輒中格父母笑慰之由此天成兒孝弟及父既卒母年近百歲弟元霖亦以都御史歸兄弟侍養邑人榮之家居二十年卒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元霖舉萬曆八年進士由安陽知縣擢吏部主事歷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所居有聲再遷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別有營建元霖執奏罷之時大工頻興經費告匱元霖盡瘁拮据耗蠹為清卒官贈太子太保

盛訥字敏叔潼關衛人年十四為諸生聞同州馬自強講業華山之麓往從之遊大見器賞父指揮德討

洛南盜戰沒鈎璣泣請當事致討累日水漿不入口
當事憐之發兵殲馬弱冠舉于鄉久之始舉隆慶五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秩滿進侍讀尋以洗馬直
經筵再遷祭酒教士分明經治事俾因材造就轉少
詹事充日講官萬曆二十年由詹事拜禮部右侍郎
尋改吏部為正史副總裁訥與人無崖岸而中確然
有執恥隨俗俯仰時陳有年為尚書趙參魯為左侍
郎訥與之同志杜請謁屏邪枉時論翕然稱焉以母
憂歸訥奉親孝母性嚴稍不懌輒率妻子伏地請罪
既歿寢處苫塊雖病不舍去未終喪而卒贈禮部尚

書天啓初追謚文定予以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
庶吉士歷祭酒吏部侍郎咸如父官天啟中廷推內
閣首孫慎行以弘次之帝皆不用朱國禎等四人
首輔葉向高再疏以二人為請帝不許旋擢以弘禮
部尚書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以故官
協理詹事府卒官以弘立朝持正不愧其父明世衛
所世職滿天下鮮克振拔訥奮起再世以儒業顯為
一代世職家稱首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生八歲父母俱沒族人利其
貲屢謀害之天幸得不死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
允充日講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
官馮琦共進通鑑講義傅以時政缺失冀有感悟歷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
林院事兼官如故兩宮災偕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
切諫不報未幾拜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
攝部事是歲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
紹興地湧血繼登于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
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明年閏月雷擊太廟樹復請
帝躬郊祀廟享毋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但優詔

報之而已旋推本部尚書府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
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九月復上言頃者星躔失
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
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
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
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
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
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
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帝皆不省繼登自
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

疾毋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日不瞑既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及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為一言終不可時論難之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絕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琦莅政

勤慎力柳營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秋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變之章疏俗尚書戴上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忝備九列同國安危安有災變若此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上天無私惟民視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饑饉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

也諸中使銜命而出隨從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剥小民叠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儋宿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絶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家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犀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爾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群奸怨萃朝宁夫以剥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

洶洶不靖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親信忠實之人來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謡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咨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識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通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哉今通解天下無碍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碍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延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

經費罔錯遂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爲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嚴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肇釁之下尚須三復萬里之外止據單詞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唱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聞告發之璫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

創制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
財殫徵成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
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
聖德臣等不勝哀籲不報明年轉左侍郎又明年拜
禮部尚書時將册立東宮而詔下期追中宮掌司設
監者以供費不給為詞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
其弟戶部主事援適肇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
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以疾諭停礦稅既而悔之琦
與同列合奏請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盡罷
礦稅布恩惠於天下以養福又言陛下御極三十年

邀福天祖甚厚請躬郊廟祭享以答靈貺還慶節令辰愚御殿受朝慰臣子瞻仰之願陜西黄河竭請上下修省盡撤礦稅諸使時方撤湖廣稅監陳奉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陜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减於奉並乞徹還皆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别給關防徹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註前尚書余繼登患之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獘帝為下詔戒厲焉初内閣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盍

少詹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而琦素善病
至是以積勞遂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僅四
十六遺疏請屬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
人心語極懇摯帝哀悼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賜謚文
敏琦操執清正明習典故學有根柢立朝數陳讜論
中外想望丰采帝亦眷倚甚重乃未及柄用遽卒緒
紳莫不咨痛焉自琦以上累世皆進士曾祖裕有學
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于藩河南參政從祖
惟訥江西左布政使弟瑗亦舉進士官參政海岱間
稱世家首馮氏

馮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五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邑人沈思孝同年生鄒元標皆以諫張居正奪情被杖遠戍夢禎哭而送之郊歸則仰屋直視氣奮皆裂其父適至京邸慮其及禍謂曰吾老矣不忍見壯子流血丹墀也盍從吾歸夢禎遂請急去居正詗知狀心恚之座主張四維曲為解乃已還朝授編修或諷夢禎曰詞臣稍委蛇公卿坐致耳夢禎曰我不能數數事貴人志氣愈矯厲由是執政者忌之十五年京察謫廣德州判官稍遷南京行人司正歷國子司業以右諭德掌翰林院擢祭酒並在南京夢禎既風

擅文名又好奬人才所爲南雍生徒雲集文體爲變
二十六年南京刑部主事歐陽東鳳疾其簡傲疏劾
之詔罷歸候勘諸生張榜等舉幡聚衆千餘人訟其
冤榜復上疏願身伏斧鑕以直夢禎吏部亦言核驗
無實詔許起用夢禎遂抗志不出卜築西湖孤山顏
其堂曰快雪文史狼藉朱墨縱横晚歲棲心禪寂矣
師事僧達觀識者病焉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與修撰筆亭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皆三
遷至庶子不離講幄每講畢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

不交一言正域出爲南京祭酒條監規矩嚴肅時諸生許納贄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樑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公徐弘基家一日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須臾李氏蒼頭數十人蹋即門詈迨弘基亦至正域語之曰今天子尚皮弁拜謁先聖奈何人臣而走馬廟門外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非以學錄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擢拜詹事從爲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時礦稅使者四出正域言世宗所遣宦官舉天下鎮臣一朝盡撤陛下奈何反使若輩布滿四方皇祖

不難盡革累朝之弊端陛下何難更新令日之秋政疏入報聞明年還署部事孟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翊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緣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為教習師後正域服闋補編修不能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厚善而心薄一貫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誣而書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

不若替史耶一貫聞之而止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浙江江南織造經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如鯉指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立其庶長子為世子屢詔趣議尚書馮琦以其非制終持不上至是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為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于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為世子一貫無以難及議奪黃光昇許論呂本謚一貫與朱賡皆本同鄉也曰我筆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

訐論當譴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議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韙之而卒不行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尤是楚府鎮國將軍華越遣人訐王華奎實異姓子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居月餘而楚王劾華越疏至下部議一貫問正域楚事當云何曰下撫按勘實耳一貫然之俄華越入都訴通政邀截實封華奎行賂狀子木懼乃召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吉并下部而楚宗二十九人群奏其事正域力主行勘一貫忽變前議正域曰不勘無以服宗人心臺諫亦將言之一

賓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正域卒請行勘帝從之楚王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却之比按撫勘問左證不一詔公卿雜議于西闕門正域議侃侃曰要乃罷時李廷機以左侍郎代署部事謂集議辭繁先摘其要以上一貫疑正域陰為華越地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直發通政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饋遺狀一貫益恚辨之强且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有迹給事中錢夢皐遂希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

正域父懋嘗詈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言臣父以舉人官知州臣備員禁近恭王好賢有聲臣父何由見辱此不獨誣臣父并誣恭王矣帝以王嗣位三十年何至今始發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因四疏乞休許之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如應文言且誣以不法四事請褫其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及給事中張問達連章訟之乃獲免正域僦舟將行而妖書事起小人阿一貫者謂書無主名而正域新罷疑怨望為此書第與楚獄並治則賊可得一貫然之為飛言必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蓋微引其端以動帝

恣亡何來廠捕獲妖人皦生光下詔獄雜治康丕揚為生光訟冤言自華越訐楚王而奸人無所忌憚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之兄弟可援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帝怒以為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而求賊益急荊門州故同知胡化告妖書出知州阮明卿手明卿者錢夢臯壻也夢臯恚曰化與正域同鄉又同舉必與正域共為之授意法司逮化引正域并及鯉化大呼曰阮知州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後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公等

奈何殺人媚人歸德鯉所居縣也獄上帝以為枉置
之而醫人沈令譽者數往來正域家丕揚奏請逮捕
夢皋欲借令譽鍛鍊成獄復以楚事為言帝乃勒正
域還籍聽勘時厰衛又獲毛尚文者云為正域家僕
都督陳汝忠掠訊叢謀遂發卒追正域舟于楊村盡
捕婢媪及傭書者男婦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
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
令譽而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為徵凡會訊東厰陳矩
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
三紙而版盈屋耶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

戊申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考生光妻妾及十歲女兒以針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皐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首相指妄引郭侍郎於是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事乃漸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時唐文獻官詹事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一貫蹴踖酧答為難文献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方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

何辭以謝天下望齡見朱賡不為救正色責以大義顧棄官與正域同死而李廷機又力為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揣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案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極刑而正域得免方獄急時邏卒圍繼邸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揚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劾上王所許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籍勇于任事有經濟大略而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既扼于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

贈禮部尚書光宗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

毅官其子中書舍人文獻字允徵萬曆十四年進士

第一自修撰歷詹事既爭正域事遂失政府意不獲

大用尋拜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初文獻會試出

趙用賢之門遂以名節相矜許同年生給事中李沂

以劾張鯨被廷杖文獻拔之而出資給其湯藥甚具

荊州推官華鈺以忤稅監遠下詔獄文獻力周旋得

無死生平慎持清議掌翰林院日會當考察執政欲

斥一詞林遺文獻在告遣趴内璫之竟不許卒官贈

禮部尚書謚文恪

楊道賓字惟彥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二十五年與同官顧天埈典應天鄉試所錄文多雜二氏語為禮科給事中楊天民所劾坐停俸累遷國子祭酒改少詹事直講東宮三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明年廷推閣臣弗獲用轉左侍郎改掌部事道賓雅負器局練習朝典在部多所建明嘗因星變請釋逮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略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自今夙興夜寐圖興治功閣部大臣所與共理天職者當時御便殿面決大

政不可隔絕以成壅蔽章疏宜盡付閣議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內降使政事曠闕大權旁落君臣上下當推誠相與勿存形跡務爲雷同帝優旨報聞而是時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令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順天意帝竟不能用踰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舉進士大學士王錫爵善其春秋程文昌言於朝欲處以殿試第一

人曰寧聞之將不赴對或以母老勸止之錫爵聞意
不懌乃置第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尋乞假歸覲紛
華世好澹如也久之還朝進右中允直皇長子講幄
時册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秀慰曲喻依于仁孝光
宗心識之礦使四出海内驛騷曰寧慨然曰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古之人皆用之豈詞臣職獨專文字乎
遂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患極言稅監李道王朝諸不
法狀疏入留中旋以母病歸三十二年起右諭德掌
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滿三載考授奉母歸吏
進藏金數千曰例當佐裝曰寧曰此貪夫為之豈朝

廷倒耶嘆郤之辱起少詹事直經筵以母喪不赴三十九年召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文簡曰寧瑞介負重望與郭正域王圖齊名而皆不得柄用海內惜之

黃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幼穎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屬訊疑獄輝檢律定讞如老吏御史聞而異之命負以至授錢數集一覽輒記稍長傳記羣書年十五舉鄉試第一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異時館課文字多陷習熟爛如舉子程文目為翰林體及李攀龍王世貞之學盛行則又改而從之天下益

詣翰林無文章輝乃刻意學古一以韓歐為師自是館閣文體稍變時同館中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其昌輝詩及書與齊名至微事輝十嘗得八九焦竑以閎雅名亦自遜不如也由編修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時鄭貴妃被寵踈皇后長子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輝從內監微知其狀謂同郡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吾輩為萬世僇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橐饘不避險阻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然自是皇后恭妃皆獲安矣輝雖好

禪學多方外交由是為言者所論持輝已為庶子掌司經局遂請告歸已起守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卒官輝恬于宦情請告澹泊蕭然自得惟篤信僧達觀膜拜稱弟子為縉紳所譏

掄曰自世宗以宰輔稱閣臣內閣遂為宰相之職而考其登進率由翰林希有以他官入者于是禁近之選益重矣詹是秩者既坐致公卿則勤學立品優游養望固其宜也而熱衷躁進之子往往規勢營私奔馳如騖惟恐其莫得則又何歟若樹聲以下諸人皆能介操自持恬淡以老庶無愧于館閣清班也哉

明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一百六十九

萬士和　王之誥　王本固

陶承學　王樵　孫應鼇

畢鏘　楊成　劉一儒

王廷瞻　魏時亮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行鄉人稱古齋先生士和少師事唐順之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歷江西僉事分巡饒州將行順之贈之二磁曰磁饒產所以贈子知子不取磁於饒耳士和感其言

矢勵清節嵗裁上供磁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地
雜菁峒諸生荒鄙不忺學士和所至誨厲習尚漸移
進湖廣叅政營治烽堠撫納叛苗二十八砦以功賚
銀幣三殿工興採木使者旁午於道士和經畫曲至
民賴獲安遷江西按察使以不問遺嚴嵩御史希指
劾其之官踰期免歸亡何嵩敗起故官山東再遷廣
東左布政使部民萬里輸課京師費不貲士和稍徵
道里費屬計吏并領之民稱便司政故專制於左使
士和曰朝廷並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也乃約
右使分日治事人以為難召拜應天府尹適巡按御

史至逆之境上遂辭而行御史以爲慢己嗾之悉取司籍勾考將中以法榜掠羣吏終無所承御史怒不解責山黄佐聞之往見御史曰毋汚萬公御史心怍事乃寢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行便民六事風槩爲臺隆慶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侍郎高拱再相士和意有所不可四疏引疾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王府自宗藩條例行凡與例不合者紛然奏請士和剸量情法處無不當時民間服用僭侈上崇

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切時忌明年九月俺荅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今邊臣輒額外為請歲增爵數十人增賞數百人貢甫五年踰故額已數倍不早為裁限恐竭府庫之藏未足填其谿壑乞勅邊臣以今歲所奏數為準自今毋妄請增益從之士和遇事執義無所奪撓有方士倚馮保求官居正主之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已許贈王意士和與希忠有故當無異議而士和乃力爭給事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復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

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正殁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卒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謚文恭士和持操高潔終身布衣糲食不異寒士殁之日巡按御史適至其縣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泣下怪問之知以士和殁故也其為人愛戴若此兄士亨進士吏部員外亦以篤行聞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俺荅薄都城之誥轉餉以時且練戎務改兵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擣板升功增俸一級進

山西右參政四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遂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口糧牛種皆給於官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為兵部右侍郎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九月俺荅寇山西分三道入遂薄石州分掠嵐寧鄉諸縣聲言嚮汾州犯太原之詔急命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及參將劉寶月尤黑雲龍四營兵尾賊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及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邀其前以遏東歸時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且前且卻石州遂陷吳兵抵太原始援

汾州而維岳以石州破日間道走文水賊將大掠孝
義介休平遥交城大谷隰州間殺人數萬所過無孑
遺之誥聞石州陷急督宣府總兵官馬芳馳援甫西
行武言辛愛駐宣府塞外恐乘間犯南山之誥不宜
西尚書郭乾以爲然檄之誥急返第遣二偏將將數
千人往是時賊入邊已二旬氣衰力疲又淫雨馬死
過半皆杖馬蓋徒步歸所擄獲多遺棄而將士無一
人禦之者又十有四日始徜徉出塞事聞詔之誥回
籍候勘繼洛以下被徵已而獄具維岳世威寶論死
繼洛戍邊吳落職戴罪辦賊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

二秩先是將吏慣事多貪緣免罪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請痛懲往謬至是悉論如律邊將始知畏法焉明年三月詔之誥及劉燾俱以左侍郎巡視邊務之誥薊遼保定宣大山西燾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已而之誥以疾辭代以冀練給事中張鹵因言邊務修舉不在官多前既以兵備為不足賴而攝以巡撫以巡撫為不足倚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為不足憑而再遣巡視恐事權愈分推諉愈甚臣竊謂罷之便從之三年起督京營明年正月復以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延寧二鎮將士直搗賊巢出塞五百餘

里斯誠百六十餘紙錄功予一子官俺荅封貢事起之詰執議陜西諸邊必俟吉能子姪二年不犯方可許帝用王崇古議次年春遂許封貢改之詰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之詰居官清白性戇不能委隨時張居正專政之詰同郡素交且姻婭也每規切之居正漸不悅又以持法積忤中官意不樂仕萬曆三年遂乞假送母歸帝虛位待之踰時不至方被劾會之詰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哀杖諫者闕下之詰深非之其歸葬還闕也之詰爲舟角巾送於江滸以召還直臣收人心爲勸居正

不能用是時居正母在家詔中使將護旣抵都下帝與兩宮各遣使郊勞賜賚疊至鄉人艷稱之而之誥奉母里居觴酒豆肉質儉如儒素身已垂白孺慕無改後居正死家被籍其母給閒房廢地以養而之誥猶待其母無恙及母終之誥亦篤老不更仕而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襄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山東樂安知縣清靜持大體以農桑學校為務士民宜之徵授浙江奸民王直寇居海中專倭為患督師胡宗憲以計致直將釋其罪而官之本固力爭不可宗憲

既已發遣易其餘卒置重鎭時論快之後眞黨乃奔
潜者從業柯梅宗憲屢討之不克本國効宗憲老師
徵兵濫冒効賞幾得罪及宗憲以舉倘被劾下本國
勘報後具以實聞時宗憲結歡嚴嵩聲傾朝野獨本
國與之抗由是以風力稱而嵩以宗憲故憾本國求
所以中之會遼左饑奏令本國以米六萬往賑將用
稽緩爲罪本國竟如期而還故事御史歷八年不復
外補嵩特出本國爲陝西西寧副使指揮墨鎭有罪
潜遣人至本國家餽千金本國怒卒論如法莊浪魯
氏世沿多富健兒主者稍損其餉遂譁本國諭之立

息及嵩敗由參政入為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督
操江尋召為左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理
戎政隆慶初遷吏部左侍郎高拱以閣臣攝銓事公
卿累息下之本固獨無所加四年進南京吏部尚書
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惡給事御史二人會考察貽書
屬去之本固不聽明年引疾歸本固强毅有為三歷
柄臣不少挫時服其嚴正居正殁屢薦不起卒於家
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遷南京御史嘗劾太將軍仇鸞罪人皆為之危
已竟無他出為徽州知府徽人多行賈動累萬金貲

氣好訟訟輙以錙銖爲隙擲金無所惜視官府藐如
以爲可貨取也訟苟勝戚黨皆賀即負意憤不欲生
或賀者在門訟者已在途口語詬誶至搆怨數十年
不止承學欲變其俗不屬其色大者律斷小則以情
宥之請寄賕賂無所施訟爲衰息有搆訟者輙曰此
細事何足煩公府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其人多
悔悟中罷有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兄即
妻子非有冤究而殺其屬骨即與殺者同律命是爲
服辭乃發不得實者即重坐嘗坐一二人罪自是無
敢訟殺人者府闈畫掩衢市寂如當三殿工興採木

使者以嶽多赤商將賦巨木承學盡供張郊迎使者
而令父老遮訴承學徐言嶽識無大木商者取於外
耳若責之嶽商困而不終不得請出官帑千金畀商
行市之使者許爲商以不困景王就國徵役夫嶽當
以萬人俟江干時承學已還九江兵備副使未行白
監司曰嶽去江千里萬人頓江濱設主舟不時至安
所食止有道逃徙召又難盡取直於徽而募人江滸
貧者得直居者安嶽不亦善乎於是遂收直罷役及
行民爭致饋不納父老閭請乎筍墨上扇而已既淮
九江景王舟亦從使宦暴橫所過供頓稍不給輒執

長吏置舟中要領乃告蘇濬知縣亦見耽承學甚爲
徹責數若將逮治乃得脫嘗過剿賊袁三於黃石磯
與戰破斬之積資歷湖廣右叅政福建按察使山東
河南布政司所至撫循安養惟治役蠹無少貸嘗祿
朴錙銖不入橐撫按以禮不爲矯何由太僕卿改應
天尹萬曆初歷兩京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改刑部
張居正爲政欲以吏事齊天下承學其同年生以其
幹重寡言笑勤吏事爲類己將重用之六年既推南
京禮部尚書且內召而爲忌者所譖遂見疑後南京
給事中傅作舟數爲人居間不得則搆承學於居正

會京察拾遺居正以投言官遂罷歸里居平十年卒
年八十一贈太子少保天啟初謚恭愍承學所居官
皆有聲而在徽州尤眾置祠祀焉子幼學進士布政
使子望齡字周望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
編修再遷諭德告歸起國子監祭酒母老固辭不拜
母喪以毀卒特謚文簡望齡居家孝友澹於榮名雅
好楊簡王守仁王畿羅汝芳之學在詞垣與焦竑黃
輝輩講論不輟一時多宗尚之兄舜齡弟奭齡皆舉
鄉試奭齡好談名理尤近禪學仕終華慶推官
主裴字明遠金堂人[illegible]泉以進士官兵部主事書諫

武宗南巡被杖創[illegible]傳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
士授行人使蜀代二王府餽遺無所受歷刑部員外
郎明習法律嘗曰士大夫每以親案牘為俗吏塵稾
官祿受成吏胥吾所不為也乃日治律學著讀私箋
世推其精核晉明宗憲以討降王直陰請於嚴嵩
欲赦直以示信樵毅然曰此叛民也與他降納異可
使朝廷失刑以全宗憲少信乎直遂得誅尋出為山
東僉事移疾歸家居踰十年至萬曆初張居正柄國
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
疑群直筆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

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雖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雖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之於唐介是也介論彥博事涉曖昧仁宗為之貶介而彥博亦因而罷相優大臣者未嘗不伸諫臣也且於介之貶也遣中使將護及彥博再相力贊召介至今稱仁宗明主彥博賢相今陛下以社稷之故慰留輔臣九卿亦以社稷之故連章乞留皆非私也獨是居正留而劉臺終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望陛下宥臺狂直還之朝列亦所以安輔臣之心也居正見之大恚遂出為南京鴻臚卿後因星變自陳罷之家居

又十餘年陸光祖秉銓忌起雄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二十一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雄繫罪世延劾之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雄既精於律比晚致通顯不離法曹益治獄不懈嘗一當熱審兩慮重囚皆多所平反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遂致仕雄為人恬澹誠慤溫然長者性嗜書尤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子育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博覽羣籍聲著館閣倭犯朝鮮疏陳十議稍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

引疾歸旋過京察以浮躁論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
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平生
無他嗜獨好著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
粹世競傳之
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
嘉靖三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
為江西僉事三遷四川右參政龍州宣撫薛兆乾作
亂執參將賀麟兆巡撫谷中虛問計應鰲曰昔也先
挾英宗犯都城于肅愍與之戰而國威振卒返英廟
天子宜致討有執參將不可苟事姑息兆乾銜中

也中虛從其議劉兵備兆乾而罷是亦得免隆慶元年累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歲饑奏免兆化諸縣秋糧已陳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太和山提督中官呂祥貪恣劾而罷之尋以病乞歸萬曆元年起故官既請推詔書德意贈卹建文死事諸臣不報應藩凡再蒞鄖陽皆以康惠得民和明年入為大理卿又明年遷戶部右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時舉人下第者率還籍自便莫肯赴監應藩請遵祖制悉徵入卒業四年又言太學育才之區非舉貢胄不得入自景泰中開例納粟其途始濫然亦惟諸生得

與至隆慶間又惟及諸生降黜者由是鄉學所積盡歸之太學而太學乃藏污納垢之地矣甚且商賈與臺之子目不知書皆得託名俊秀濫厠賢關他日可使服官涖政哉乞亟罷前令毋使爲辟雍玷於是諸生降黜及民間子弟不堪造就者皆不聽入監其秋帝幸太學先期習儀學正周道直者素狂易應鼇嘗叱之至是突呼曰天顏不遠咫尺祭酒應鼇屢反顧以中栻而不敬於是應鼇以見侮屬吏自陳求去帝以道直狂肆命下詔獄杖之削其籍慰留應鼇尋以病予告十一年言官交薦起刑部右侍郎未正拜南

京工部尚書御史諷懽言其乏往還延遂令致仕居

贊喬起蒞徵以學行知名爲縣中人士之冠卒謚文

恭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擢浙江提學副使吏部尚書吳鵬子干請不得譖於鵬遷廣西右參政尋進按察使再遷湖廣左布政隆慶初顯陵神宮監奄人假寶國薦新將派徵菱藕魚鮓諸物鏘言陵寢祀典先朝所定先帝體獻皇道意不忘湯沐枌榆豈忍以爲獻徵物重累細民宜罷勿徵撫按善其言以聞事得寢尋召爲太僕

鄉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檄京府等於屬吏
鍇都不受瑞謝之而徐察鍇政甚治更與相善進南
京戶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曆二年入爲刑部右侍
郎改戶部總督倉場擢南京戶部尚書張居正專柄
政若束濕鍇意不謂善謝病去十一年起南京工部
尚書就改吏部十三年徵爲戶部尚書時十庫供用
物料歲有額徵而中人乾沒不已復行召買十歲間
發帑金至七十九萬鍇力請稽覈毋滋中飽時不能
用明年帝以風霾諭所司數陳時政鍇乃以九事上
其言清冗濫謂錦衣旗校多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內

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揀材量留併除冒濫其言戒飭吏胥州縣丈田徒滋奸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撤所司凡土俗相沿人情習便者與民遵守毋率意改更其言崇儉德謂袍服錦綺嚴有積餘何須頻織天燈之費動至鉅萬尤爲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其他節財力核邊費定徵輸正風俗勤聖學並多切要而所言停召買發歷指十庫侵蝕之弊於是近習以不利己從中撓之比得旨他皆報可惟清冗濫停召買不行鏘以志不盡展未幾引年乞罷予

馳驛歸鄉所居務盡職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汝梗奉表入謝詔以為太學生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楊成字允大長洲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浙江副使隆慶初進四川參政蜀王故貴倨諸司朝謁執禮過卑成獨與爭之王不能屈王府所侵山林陂田輒奪還之民三遷廣西左布政使時府江用兵成主調軍食不煩民而事集入覲吏請以羨金治裝成笑卻之萬曆元年召為應天府尹進右副

都御史巡撫江西歲旱發粟行賑昇騎從步禱雨立降九江撫州歲潦民失業轉徙有司以逋賦累考成成曰長此無已官民兩盡矣乃築長堤捍水民業得復賦以大登贛州俗買險善鬪有爭產相格殺巡撫名之為賊驛書會勦成曰此一獄吏事耳何兵為贛撫猶以兵掩擊誠斬百十計後請會疏獻捷成愀然曰公下殘民命上欺朝廷吾塞耳不欲聞乃欲見浼耶辭不與清江樟樹鎮商賈總萃每苦盜賊後增戍兵始安而備待委不繼成奏言此鎮額稅百七十餘金耳今又且什倍請以舊額輸部餘留餉兵從之歷

工部左右侍郎八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久之就改禮部發疾歸十五年起南京吏部尋改兵部參贊機務成沉深寡言至軍國大計每直辭正色人望歸之已引年乞休詔加太子少保致仕正十三年復以本官召掌南京都察院力辭不赴朝廷爲歷位者三年然後聽許詔賜存問卒謚莊簡子子漆以篤行聞鄉里私謚端孝先生子漆子廷樞字惟斗舉崇禎庚午鄉試第一盛有時名爲章時不屈死

劉一儒字孟真夷陵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爲吏部尚書楊博所知調爲己屬歷考功郎中

隆慶初擢南京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四年累遷大理卿父喪解官八年召拜刑部右侍郎其冬轉左時張居正當國大益操切一儒其姻也在道貽書規之居正不懌越二年居正死親黨多坐斥獨一儒更以高絜為士論所稱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紈綺匱箱盈溢一儒悉扃之別室戒家人毋啟視及居正勢益烜赫一儒益引避歲時餽問簡畧後居正貲產盡入官稍給閣田贍其母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其家藉稍給南京御史李一陽頌於朝言一儒為居正姻戚恐為所浼高

舉遠蹈非蒙恩登用又未久遽還清風素節翛然不錙乞還之朝端以爲恬讓帝雖可其奏而一儒竟不赴召再踰年卒天啓中追謚莊介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父濟進士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淮安推官考最入爲御史督畿輔屯政時穆宗在裕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五已疏言戚畹之家莊田太濫或本宗已絶冒以異姓或後嗣衰替見侵勢家朝廷優恤之典徒爲奸宄射利之資甚無謂也宜於初

給時裁量田數毋令過多仍限其世次當絕歸官制
可尋巡按四川選朝會高拱再輔政廷贈先嘗論拱
遂引疾歸神宗立起故官旋擢大理丞歷太僕卿萬
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番賊婁犯松潘令
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勦之殲其渠率舉盡納款
時詔有司用贖鍰積穀廷贈以所部民貧訟簡贖鍰
不足請量減其數部臣言積穀本以備荒若定數取
盈勢必重罰是以為民者戕民也宜如廷贈言於是
區天下州縣為三等減穀數有差先是鳳村白草諸
番盡猓二十八砦頗彊梗至是率男婦八千餘人來

降且請貢蠟習漢儀詔著版籍石泉為編氓後命總
兵顧討建昌偶屡洗馬姑牢鐵口諸叛畨皆震懼獻
首惡二十人出降廷贍以柔遠功增俸一級八年進
右副都御史撫南贛入為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户部
左右侍郎十二年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
陽諸府寶應汜光湖故有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
所築也顧下流無所洩因決為八淺滙成巨潭諸鹽
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一日溺千人沒漕舟
數十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贍承之
為相度地勢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牐三減水

脩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民不告勞詔旨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瓚戶部尚書巡撫如故明年改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逵陳見文苑傳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兵科給事中疏陳安民之要言今四方多盜皆緣民貧而吏不恤宜責守令敦實政養民責撫按修實功課吏災傷州縣先安輯見戶蠲除逋租俾存者不流而流者樂返更酌常平義倉之制以贖鍰備

雜諸靡丈奇政一切禁止則民生自安且聖明所以鼓動天下者惟在敕旨令有司率廢格不行主澤既壅民愈失所自今六部奏請得旨當勅所司尅日奉行不如詔者罪之疏奏帝稱善立命行焉檢討吳可行貪縱劾罷之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之初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以為非禮爭之竟南面宣詔還進戶科都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且言忻城伯趙祖征祀北鎮縱下擾民祖征坐奪祿帝自即位頗好娛佚

時亮請慎起居罷遊晏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决報聞與都故有莊地八千三百頃後中官兼併復增田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屬民特甚帝已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兼併者還之民民大悅已而中官張堯爲請帝又許之時亮抗章極諫竟不納時帝臨朝拱默未嘗發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將有所商畧而中官王本者輒從旁詆諸臣欺蔽帝慍目懾之本猶刺刺不休其黨肘之始息帝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莫敢言時亮獨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

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勅有司釋輕繫停獄訟俾盡力南畝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消其驕淫侈暴之習凡祿厚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為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之以閒田使之耕以代祿而奸生之孽重黜削之條此百世

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遣大臣龐尚鵬鄒應龍變[illegible]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要責重內地而輕塞下非遺官初指也且一人而領數道曠遠難周令請在內地者專責之巡撫而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也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備自裕令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之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此不可用也夫守令以養民為職其要在勸農桑清稽賦重鄉約以厲俗嚴保甲以防亂而簿書獄訟

催科之巧拙不與焉惟實行此數者然後足以阜民而善俗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為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果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勵督學者天下文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任之毋限以時俟其教行望峻則召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其一則言久任部雖報允然後卒不行先是九月詔市珠寶時亮及户部同爭遂寢至十二月復傳旨趣辦時亮再疏論列帝竟不從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構時亮右階與朝臣爭攻拱拱罷去已而復入考察言官坐

時亮素行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丘楙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再遷太僕卿請復種馬之制毋專徵課直未幾遷東奏捷詔取太僕馬價銀四萬兩充賞著為例兵部言賞功故發內帑無責之太僕者今祖制忽更一旦邊警需馬何以應之詔自今不及萬兩方給自內庫滿萬則取之太僕於是時亮疏爭卒不能得俄遷光祿卿改左僉都御史十五年進左副都御史釐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上法祖四劄

子請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拜
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游負意氣嘗
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為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既
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學天啓中謚莊靖
論曰隆萬二十年間海内乂安兵革粗息士大夫雍
容廊廟雖循分可與為治而其間權臣迭易措置乖
方諸臣雖雅具器幹動多沮忤大都皆齎志以去鮮
克盡展嗚乎亦可以觀一時變矣